

死後之受苦

琴川

做聊齋誌異的蒲松齡，在病篤的時候，眼看見無常，手拿扇子雨傘，脚登草鞋，頭帶着高帽走進來了。他知道這是來要他命的；他不慌不忙嘆了一口氣。只見無常拿起扇子對他扇了一扇，他就覺得自己脫離肉體，身體很輕，飄飄若在空中（註一）。無常就回轉身，搖着高帽，向外走了。他身不由己，跟了無常去。無常走到門外，撐開雨傘，他就覺得似乎吊在雨傘裏，給無常搖搖擺擺地帶去了。

在路上渺茫地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覺得雖有陽光，却並不如人間的陽光的光亮，陰沉沉地又不如月光的清明，只如在春末的黃霧裏，看不清遠處的山，遠處的樹木；一路沒有房屋，偶然路旁有幾株矮樹，在蕭蕭的風中亂舞。

(11)

路上也遇見種種人；有穿外套，帶紅纓帽的大官在途中踟躕，有跌足的貧人挑着擔走過；有貴婦人粉臉無光，蟒袍宮裝倚在樹旁；有青年的女郎，絳唇皓齒，華容婀娜，仰採路旁相思之果而食；也有戴枷罪人；也有斷臂截足在路上跳躍；也有無目的人在摸索；最多的還是胸前掛着自胸中挖出的鮮紅心臟的人。然而都沒有威容，也沒有歡喜，都如啞吧般來

(12)

往，彷徨；只有青年的女郎和十餘歲的兒童，時時發出歡笑之聲。

無常如酒醉的人，搖擺得很利害，只是默默地走，他吊在無常的兩傘裏也搖擺地給無常帶走。陽光更幽暗了，更陰沉了，矮樹更少了，而來往的人却更多了，只是少年的男女反更少了，終于一個青黑的城牆在望了，嶙嶒高峻。女牆如牙齒般排列着。

無常帶他進了這城後，他方覺得自己立在地上。城中有房屋，但很矮小，惟街道倒很寬。他覺得還受無常的牽制，跟了無常走。到了一座衙門之前，無常走了進去，他也跟了進去；只見門口掛着這樣寫着的匾：『閻王府』。他一直跟了進去，進了二門，看見大殿上危坐一個王者。殿前兩旁；立有許多人；有偉丈夫；有醜陋怪物；還有許多年青麗人，有十四五歲的，十七八歲的，二十許的，都是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含煙楊柳，出水芙蓉。他明白這一定是他創造的人物。他覺得很驕傲，有這許多人來歡迎他，于是他慢步進去。他不住向兩旁點首，然而待他對一個麗人仔細一看之後，却使他呆立不會動彈了。原來不是笑靨相迎，却是圓睜秀眼，輕努櫻唇對着他。他向其餘的一看，何嘗不是呢？都怒目而視。這個使他呆了，心中忐忑不安，自想他從來未曾遇見過這許多女人，爲什麼都對不認識的人這樣怒視呢。突然堂上驚木一拍，只聽得高呼：

(13)

「蒲松齡着卽上來！」

他才如夢初醒，原來身是在閻王殿上，於是俯首前趨幾步，跪在公案前。

「你是蒲松齡麼？」閻王問。

「是的。」

「你就是做聊齋誌異的蒲松齡麼？」

「是的，我是做聊齋誌異的蒲松齡。」他回答，心中想爲什麼問到聊齋誌異這部書呢。

「好，現在有許多人來告你，你知道麼？」

這一問，使他糊塗，只能這樣重述一遍：

「啊，什麼？有許多人告我麼？」

「是的，有許多人告你。」

「啊，這裏我才新來，難道就有事情得罪了他人麼？」他想應該查個明白。

「並非在這裏有事做錯。」

「難道在人間麼？在人間我一向是個安分守己的人，從不佔人一些便宜，沒有一個人和我有惡感。這是我的鄉鄰都知道的事實，大王不信，可以去私行察訪的。若有一句虛言，任

(14)

憑大王處罰。」他這樣辯白。

「也不是人間的。」

「是那裏呢？」他有些迷茫了。

「告你的人有幾百，現在我把原告名字讀幾個給你聽罷。阿瑣，愛卿，……」閻王翻開閻王簿讀下去。

他才恍然大悟，打斷閻王的話，插入一句：

「這些都是聊齋誌異中的人物呢。」

「我們正是。」殿下立着的人都這樣回答，如雷聲暴發。

「啊！原來就是你們。」他回頭去看。

「正是我們。」又是如雷的一聲。

「但是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你們要來告我？」

殿前一陣喧嘈，個個說個個的原因，但是聽不清楚各人的話。

殿上驚木又是一拍：

「堂上不許咆哮！各人依次陳說理由。」

(15)

於是，第一個女子聲音，嚶嚶如鶯語：

「他冤枉我迷死董遐思。我雖然迷死他，但他怎可這樣公佈？我告他毀壞我的名譽。」

「他說我在陰間失節，害我被丈夫吊打，我失節關他甚事。請求大王公判。」也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他說我姦污女子，這算什麼事！請求昭雪！」一個男子的粗暴聲音。

「……………」

「……………」

「你服罪麼？」閻王待衆冤鬼說完之後這樣問。

「這叫我怎樣心服呢？大王在上，待我來說明。但我也說他們好的，說他們忠信勇敢，知恥知義。」

「但誰來證明你是說他們好的功呢？即使有人來證明，你說他們的不好，總也實在的。你要知道，你說他們不好；即使他們實在不好，你也不該說！你知道隱惡揚善的道理麼？你說出他們的不好，你就是犯了罪。」

「但我自己相信，狐鬼實在是這樣的。這樣真誠的流露，心中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並非

(16)

受人指使來說他人的不好，我想這可以原諒我罷！」他抬頭看了閻王一眼，看見紅鬚子的陸判官立在閻王身旁。

「嘿，就正是爲了這個，你纔犯罪的！若是你說你不願說的，那你就是受了他人主使。受他人影響，那你就沒有罪了！」

「阿，原來是這樣。」

「你現在心服了麼？」

他恍然大悟，連忙說：

「心服了，服了！」

他于是抬起頭來，看閻王怎樣判決：他只見陸判官正在和閻王附耳密語。閻王似在點頭。閻王于是拿起大筆，向硃硯撇了撇，又取了桌旁示板，就振筆疾書。寫完之後，放下筆，就高聲讀道：

「……蒲松齡任情流露，挾發他人惡行，著書行世，罪當挖目示衆，斷指懲戒，姑念不知人情，且屬初犯，着從寬辦理，枷號示衆三天，以示薄懲……」

于是來了一羣如虎如狼的差人，把枷套在頸上，插上『聊齋誌異著作犯蒲松齡一名枷號

示衆三天。』白旗。前有鑼開路，在擁擠中去示衆了。

他在街上走過，兩旁居人都開門來看。有的門牌寫着「蓮香」「紅玉」「……」「……」，然而看他走過，都歡樂地指着他說道「這就是聊齋誌異作者麼？」

保護牙齒的

唯一利器

就是

月裏嫦娥牌牙粉

上海老北門內永和實業公司出品



暑窗隨筆

匠伯

朋友的太太說——

「提起喝酒來，丟死人了。你還不知道呢，我和他結婚纔剛三天，一塊兒到我娘家去，他一喝，就喝得稀爛醉，滿嘴裏胡說亂道；已經夠人受的了。不想我把他弄到母親的床上，好好的躺著，他竟站起來，向床前裏撒了一大泡尿；守著那麼些人：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嫂嫂姑姑還有爸爸，那一個還不笑掉了牙呢？十年前的事了，現在提起來，我還臉紅呢！」

我微笑著。

朋友說——

「所以我總說你們女子是任什麼不懂！要知道人在社會上，心是心，臉是臉，總沒個『真』字表現出來。醉了的時候，想到就說，感到就做，赤裸裸的毫沒有利害羞恥的觀念，偏你們又說丟人了。」

然而朋友的太太說——

(19)

「丟死人了，守著那麼些人……我至今想起來還臉紅呢！」
我默然。

二

「我要和密司連結婚了。」朋友對我說。

「你不是原說再遲幾個月嗎？」

「然而昨天我患牙疾，和她到醫院去。醫生說：『非拔去不可』。於是拔，不想那醫生的手術太欠高明，血流得太多，我竟暈過去了。一會兒，悠悠醒來，睜眼一看，許多看護婦，圍繞著她，我很詫異；醫生說：『她看見你暈了，也駭得沒有氣兒了。』……」

我把這話告訴另一個朋友。

「我想我要是死了，我的 wife。絕不至這樣兒……」他說。

「然而你還沒有死一下看呢。」

三

妹妹死去，已一年半了。

她致死的病因，我至今還不知道。然而她病時服的藥，却是父親和大哥親自議定的方

兒。這是從朋友處聽來，千真萬確的。

記得是另一位大哥病了，父親請了X大夫給他診治。後來他死了，父親說：「都是X給他治壞了，庸醫殺人！」然而X是他自己請來的。

這一回妹妹死了，他該頓足捶胸：「都是老大把方兒參酌壞了，庸醫殺人！」這樣的罵了罷。

然而人壽之所以有修短，或者竟是天命在那裏作怪罷。我到應該是個中國人，所以我這樣說。

四

革命領袖慷慨而言曰：「我是誰都不管，連自己的兒女我還不顧呢。我只知道革命，革命，革他媽的這一夥只圖升官發財封妻蔭子的反動東西的命！」

忽然在街上遇見素被推為寒士的W先生，居然很闊綽的西裝，居然很講究的雪茄，居然說要大飯店裏吃西餐，中國飯太不講衛生，吃多了要生病！

(22)

「喂，你知道嗎？W先生和革命領袖的女兒很要好。」當晚我又遇見某君，他含着欽羨的這樣告訴我。

○ ○ ○

我不知道革命領袖「千古」之後，和人壽保險公司有無應該清結的賬目。

五

我有三年多沒會摸着過女人，是真而又真的。

我的父母替我包辦的那位黃面婆兒，我有些看不大入眼，想離又離不掉，只好立誓從此不見她，消極的抵制，是真而又真的。

只知道穿怎樣華美的衣裳，吃怎樣「衛生」的酒席，住怎樣濶綽的樓房，信却寫不通的一般自命的所謂「新婦女」，我有些不大敢推崇，而常要說幾句大不敬的話，也是真而又真的。

然而某「新婦人」拍桌打碗而大罵曰：「瞧不起女人就是反革命！思想落伍，沒有一個女人屑得愛他這窮小子了。就罵女人，該打倒！——不，簡直該殺掉！」

六

因為失業的緣故，吃飯使我丟了不少的醜。雖然無法可想，在我總感得是大痛苦。其實，事到其間，無論怎樣高明的大人或先生，要無飯可吃起來，總不能覺得愉快罷。假如還想活下去，無論想活下去是為的什麼，那便必須要吃吃飯，這該也沒有誰否認的罷。

然而，「要吃飯就不要革命」，是革命的最新邏輯。

我終於還要吃飯，所以我反革命。

我茫茫的站在「革命的隊伍」裏，我將把什麼獻給衰頹的祖國！

呵！……

七

出玄武門到湖神廟去，所經過的小橋，木板將枯朽了。然而儘不少雙雙的情人，搖着輕棹，從那木板將枯朽的小橋底下穿過。他們的微笑，固然點綴了湖山，固然引起了孤獨的飄泊者的潛愛，然而小橋的木板，畢竟是將枯朽了。

我曾在那裏幾度流連，為遊女的香風陶醉，為夕陽的殘暉惆悵，更為失足落水的船婦吃驚……然而我從沒有感到自己，自己究竟是怎樣的飄泊和孤獨！

(24)

人的感情會和自然的靈秀，凝成一片，詩人因之有不朽之作；我以為這不足證明普遍的一切。

偉大的人物，洞見宇宙，自然能認識普遍的一切；連老百姓的眼都會通亮，那末，普遍的一切，也自能認識偉大的人物。

人的感情會和自然的靈秀，凝成一片，詩人因之有不朽之作；我又以為這足夠證明普遍的一切了。

然而小橋的木板，畢竟是將枯朽了。

八

每於桃紅柳綠之時，看見一片不幸的落葉，我覺得悲哀。深秋的嚴霜，是自然的表現，多數花草枝木的葉，經了嚴霜便枯黃而脫落，是受了自然的支配。我看見這一種落葉，並不覺得悲哀；「自然」是純真的泉源。桃紅柳綠中的偶然的落葉，大抵是受了某種的摧殘，天其天年的。可以更明顯的說罷，使一片葉天其天年的摧殘者，那是豺狼般的狠毒者。

然而當我走著輕輕的草地，我往往說：「淺草，輕輕的淺草！你是這般輕淺的被人踐傷呵！」我不能把自己看做豺狼，我無以自解了。

但，這或者已足證明我並非豺狼了罷，真的狠毒者，往往感覺不到這是應該有以解之的
啊！

九

我在S埠一氣住了八個月，房子是一間二層後樓。那裏雖然有一個後窗，然而被一座相隔不到三尺的五層洋樓壓得簡直等於沒有。徹天無雲的白日，偶然電燈公司的機器或一條線發生了毛病，沒有電放來，我的屋子是和天陰的深夜，沒有分別的黑暗著，然而五十燭的燈泡，真是照得通亮，亮得我絕不希望牠再亮。

但，我在那裏住了還不到十天，感到非常的苦悶了。周圍是重壓，光明在我簡直成了急切的需要。然而我需要的不是電燈的光明。我在電燈的光明中，越發覺得煩悶。我需要的是什麼光明呢？我不能知道。

然而當我走出我的屋子，看見日色的時候，我心裏「豁然」，彷彿酷熱的暑天，吃了一杯冰淇淋般的快慰。

一九二八年七月於南京。

蘇曼殊全集

柳亞子編 第一二三集出版了

平裝每集一元 精裝每集一元五角

曼殊大師是曠代的薄命詩人，他的天才的卓越，詞藻的倚麗和情感的豐富凡稍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可以同樣的感覺到，他的詩集是我們近百年來無二的寶貴的藝術品，他的譯品是真正教了我們會悟異鄉的風味，他的說部及書札都無世俗塵俗氣，殆所爲一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現經柳亞子先生廣爲搜輯，遂成此集，爲曼殊作品之最完全者，分爲曼殊著作及附錄兩部，裝訂成五冊，前三冊是曼殊自己的作品，日內可以出齊，附錄二冊，是曼友人寄贈哀悼之作，及後人研究曼殊的文字，十月內均可出齊，凡愛讀曼詩作品，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我需要一个爱人

東山

我需要一个爱人，

當我的青春尙未棄我的時候，

我這一朶未曾開放的苞蕾，

確是需要一位姑娘來栽培。

我需要一个爱人，

每當我熱情迸發的時候，

我這渴望着慰安的身體，

再經不起它孤寂地燒毀。

我需要一个爱人，

每當冰冷冷夜深的時候，

我需要一个爱人

(27)

因為只有她那紅熱底心胸，
能將我凍死底心核化溶。

我需要一個愛人，
當我受了創傷的時候，
她那溫暖同情底熱淚，
可以洗癒了我致命的傷處。

我需要一個愛人，
每當誘惑襲來的時候，
她應似一個聖潔底天使，
把醜劣底惡魔驅走。

我需要一個愛人，

當我墮落於深淵的時候，
她是一個救世的上帝，
能把我從萬丈之底曳起。

我需要一個愛人，
當我被良心叱責的時候，
因為我可以跪在她的膝前，
求這活上帝的赦免。

我需要一個愛人，
當我臨死的時候，
不然我這一生的悲哀，
還能向誰去訴說與告白！

我需要一個愛人

一九二八，八，三十一日早于北京。

二九

新書

(1)

一九二八年出版新書

論文與散文

歌謠論集	日本文藝論集	壁下譯叢	作品與作家	叛逆者	表現主義的文學	近代文藝的背景	朶思退夫斯基	德國文學概論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思想山水人物
鍾敬文編 印刷中	侍桁譯 印刷中	魯迅譯 印刷中	趙景深著 印刷中	金其若譯 印刷中	劉大杰編 實價四角	王璧如譯 實價六角	李偉林譯 實價一元二角	劉大杰編 實價一元	俱工譯 四角半	魯迅譯 實價九角半

蘇曼殊全集(五册)	奔波	姊妹們的消息	苦酒集	殘燼集	魔鬼的舞蹈	憔悴的杯	新都的贈品	櫻花集	綠天	談虎集(上下)
柳亞子編 每册一元	徐蔚南著 印刷中	徐鶴林著 印刷中	芳草著 實價七角	金溟若著 實價四角	于賚虞著 實價三角	王玉麟著 實價一元	徐鶴林著 實價三角	衣萍著 實價六角	綠漪女士著 實價五角	周作人著 每卷九角

死 灰

坎 軻

春晴的下午，我走到鄉間去訪三年不見的老友英石。

我沿着馬路慢慢的走，腦裏浮出舊友的神情，一絲絲的青髮，長而紅潤的面龐，時常穿的淺藍學生裝，銳利的目光，敏捷的舌辯……

爲什麼住在這死不通氣的鄉間？我兀自疑惑。

走了四十分鐘的光景，到了一個中西合璧的灰磚房子前，這便是我的目的地了。聽說時常在家的，我不管一切，直走上去。

進了那大的木門，却是一個四方天井，有兩枝槐樹已高過屋簷了。環着天井的三面都是房子，只有人多高，向天井窗上的玻璃，都塗着白漆。四面悄然，覺得涼陰陰的，雖然這是三月天氣。

(31)

我的鞋跟敲着地下清晰的響，彷彿也有回聲，敲門麼？敲那一個？我只得喊了一聲『英石！』隨後聽到左邊房裏面有椅子移動聲，腳踏地板聲，急促而沈重，我向這邊望着，房門開了，一個蓬頭探將出來，初看使我一驚，細細一看，還是舊時英石的面貌。

『你來了！』他喊了一聲，當我躡腳走向他前面去，我的心震動得利害。

『我來了！還認識吧？』我緊握他的手，他把腳推開了門，讓我進去。

『呀！量不到你會來這裏。』他喊了一聲，似乎有點淒然的神情。我們彼此握着，視着，苦笑着，許久說不出話。

房裏充了好些煤油氣。桌上有個小時鐘幽幽地響。房子是長形，兩頭是窗子，兩面是壁。房裏不大明亮，進門這一方面，被外面槐樹蔽去了好些光，對方窗上有直的鐵桿豎着，大概是防盜賊的吧！光線也掩去了一部分。幾塊木板鋪成的床，沒有掛帳子，和一個舊書架都靠着壁。鐵窗下有直擺的長桌一條，上面墊着報紙，正擺了幾頁油印的講義。進來的這一端方桌上有一個洋油燈爐，幾隻碗，一個鍋，餘外還有匙，筷子，茶杯，都整齊的站列。壁是白的，粉的凸處，籠罩着灰塵。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從明凱那裏知道的，早幾天跑到小學找你，連學校的門都封了。』我坐在床沿，拭去了額上的汗，問他說：『你住在這裏好久了？』

『有三個多月，』他彷彿要竭力追憶，一面吁了一口氣。

「這裏的生活怎樣？」

「噢！生活，……不必說吧。」他已坐在桌旁，兩手交叉抱着肩，望了天花板一眼，却仍骨突的望着我，好似覺得有什麼新奇。

「這鄉間空氣還好！」我頗爲煤油氣所感觸。

「也不見得，窗外時有汽車經過，路很壞，天晴的灰塵和汽車油氣和糞車臭，一陣陣衝來，天雨時汽車竟將泥水濺入我的窗子，不過清晨從被裏鑽出，倒可以呼吸兩口新鮮空氣。」

他不大像從前喜歡說話，這時問道：「你吃過午飯沒有？」

「我是吃完午飯來的，你這裏火食好麼？」

「每天兩餐飯可以過得去，有時餓了，只好自己煮粥吃。」

「我們一別有三年了吧！」我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

「是的吧？三年。唉！三年來……痛苦到幾乎失去知覺，然又不可能。」他一面搔那亂長而間許多蒼白的髮，使我觸起了在學校時他的景況。一絲絲的青髮，長而紅潤的面龐……我從心靈深處一直悲涼起來。

(34)

他給我一杯開水，一面從抽屜裏取出一包嚴封密裹的油花生米，據我看，是和稀飯同吃的，然紙上就有一個螞蟻爬着了。

『吃吧！這還可以吃。』

『你現在怎樣維持生活呢？』我捧着杯問他。

『三月前在L小學教書，到弄了一點錢，現在學校關門了，還欠我好些薪水。城裏太貴，不能住。住在這裏了。上月弄了一點稿費，現在腦子裏再壓榨不出東西來。也難支持了。』

『這你怎樣呢？』

『怎樣，難說吧！好在我們橫豎料不到明大的事。』他激昂起來。

『你總得想辦法呀！有什麼計劃麼？』

『可以說，沒有什麼，計劃是圓的或扁的，我不知道。』他淒然的望我，口角上帶着笑痕。

一切都已寂然，剩下了時辰鐘幽幽的響。

『早幾天覺得有幾個蚊子可厭，把蚊帳從書架上拿下，攤開一看，却被壁穴的老鼠給我

咬了幾個大窟窿，一共五六個，連補都不好補。」

我只捧着杯仰望着他。

「你看我瘦了許多吧，比從前？」他一面左右撫摩着長了黑鬚的下頷。

「你面色很好，不過似乎老了一點，」我欺騙自己的良心安慰他。想起從前一絲絲的青髮，長而紅潤的面龐，……幾乎說不出話。

「你似乎瘦得多了，沒有病麼！」

我說：「沒有什麼病。」敵不過這種沈重的空氣，我燃了一支紙烟，想使肺裏焦燥起來，我望着那幻出來的白霧，輕清的，縹渺的，傾刻消散。

「我們這班人那裏病得？……你吃稀飯麼？我現在可以煮。」他要去弄那燈爐子。

「不吃，我很飽，不費力吧！」

「不吃嗎？」他奇怪似的望我兩眼，「我煮得很好，不費力，應該可以吃吧。」他微笑。

(35)

他用清水將米淘過，把米放在鍋裏，這些東西都是齊備的。然後劃燃了火柴，將燈點好，把鍋子安上，彎着腰工作，長髮垂到嘴邊來，不時偏着頸向上洒。

「唔！我們從前不自覺很熱麼？因為努力和謹慎的緣故，路越走越窄了，終于把自己陷在狹小的圈子裏。這樣，也還算保住了自己的靈魂，沒有輕易賣給魔鬼。現在有人說我冷血，我自問生命力也消失大半了，但責備我的人未必是鈞（之）吧，碰着水會自己燃燒。」他倚着桌子說，鍋蓋已在低吟，他又繼續講：

「我不能伴櫃台，又不能去考郵局，更還要來弄好似狐狸精的文學，怎樣，只好自苦了。」

這時我艱于說話，我的心思好似煙霧浮上，已經很茫然了。鍋中慢慢地噴出香味，把我的意識喚轉回來，他熄了火，我們兩人靜靜地啜粥。

我看他正縮着頸一口口地啜，眼光落到桌上，便問道：「你還在看講義麼？自己編的？」
「自己編！豈敢！我們在學堂裏讀過的。幾本值錢的洋書，已經賣完，幾本新書，被熟人和學生連借帶搶的拿了去，剩下幾頁講義了，自己看。」

「你爲什麼不回去呢？」

「噢！回家，家鄉人的眼光你能看麼？」他立在桌旁，沈吟了一回，極低的說道：「我想改變我的程途，可是又向那方轉？總還是站在自己畫的很小很小的圈子裏的。將來如果這

裏活不下去時，也得回去了。」

「好好保養身體吧！」我勉強拚出一句話來。

「身體！……但若我嗓子好，我早去學唱京調。」他微笑着。

「過幾天再來看你，今天我要回去了。」

「走？就走！」他低聲遲惑的說，送我出門來，別過，這時已經垂暮，巨大的昏暗影
子，彌天的似魔鬼一般緩緩的包來，包住了我，籠罩了宇宙，原來快到長夜了。

黃花崗紀念日寫。

新書

(2)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小說(瓶作與翻譯)

幻象的殘象	迷羊	管他呢	入五後	西山之雲	支那女兒	春痕	殘夜	胡蝶	劫灰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郁遠夫著 實價五角	芳草著 實價五角半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李健吾著 實價四角	劉大述著 實價五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倪貽德著 實價五角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春潮	顯克微支小說集	飢餓	霸都亞納	浮士德	裁判官的威嚴	婚後	窄門	痴人之愛	英國短篇小說集	紅笑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魯彥譯 實價五角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朱漢譯 四角半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穆木天譯 印刷中	楊騷譯 印刷中	朱湘譯 印刷中	袁家華譯 印刷中

隨感錄

一八一 封建思想

北斗

北平消息，奉天雖未「易幟」，但三民主義已解禁，學校亦已改爲男女共學，廣東則自遺老黃節任教育廳後，禁止男女共學及女生剪髮，厲行復古云。

(39)

我聽了不禁發生三種感想。(1)從前西南是革命策源地，東北則是反革命的大本營，現在似乎變過來了，以後中國革命的根據恐怕要在東三省了。(2)老黨員不一定好，而且或者反是一定不行，這是時代的關係，「老新黨頭腦不清」原是世間定例。(3)用人不適當，貽害社會，也就同時毀了本人。黃晦老教人做杜詩本是可以的，叫他管教育行政便不是他所能堪的了。別人亦何嘗不如此呢？章太炎大可以開一個國學專修館，吳稚暉則坐在無錫茶館裏講他的上下古今談，參一點便盡精蟲在裏邊，也能够號召百十個聽客，都是極相宜的，然而他們偏要來管政治！結果是章太炎提拔了王揖唐出來，自己成了「中華民國遺民」，吳老爹呢？喏，喏，……就是這個局面。

中國舊式讀書人的頭腦始終不能超出封建思想以外，這是一切的病根。然而十七年來封建思想正是中華民國的國是，就是在「國徽全改」的今日亦然，其勢力遠在三民主義之上。

九月六日北平老民北斗翁。

一八一 從「北京」到「北平」

欲 樵

過去的「北京」大家都知道是數百年來唯一腐化的淵藪，凡是極腐化之奇觀者，如土豪劣紳洋買辦官僚政客軍閥之流，無不應有盡有。自從張作霖敗退「北京」，大家都提心吊膽地爲他們捏一把汗，生怕革命黨掏出真正革命的手段來，去革他們的命，把他們殺一個精光，豈不是有傷天地好生之德？在官僚政客們猶如馬蟻上鍋鐵，更嚇得心不自安。可是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的閻總司令（聽說是洋大人最歡迎的）進城的頭一宗事，就是拜訪三老——王聘老，熊秉老，江叔老，一方面是感謝他們維持「京師」治安的功勞，一方面是致意革命軍的欽仰和借重。因此大恐怖的「北京」，頓呈昇平景象。這正是所謂「雍齒封侯，吾屬何憂」。從此土劣洋官政軍的先生們（此係練句讀者不要誤會），「夫何憂何懼」？

偏巧市黨部的先生們，太不知趣，又要貼甚麼標語，散甚麼傳單，致勞我總司令，大張露布，謂爲『有傷國際感情』，『引起社會誤會』，一概禁止。夫『革命本不得已之舉』（見總司令第一號布告），打着革命旗幟，已算駭人聽聞，豈有當真把人家活活的命去革掉麼？所以一般『舊同盟會員』和『中山老友』……之流，總是慎重將事，期期以爲不可。這次『北京』的革命，能夠無聲無臭，行若無事地從數百年來腐化的『北京』渡到光輝燦爛青天白日的北平，完成偉大的旗幟的革命，舍『中山老友』們之力，其誰與歸？

一八三 裁兵與招兵

欲樵

(41)

自從革命軍克復平津，便引起了一個歷久未決的問題——裁兵。本來裁兵這個問題，算不了甚麼新的玩藝，從民元以來，一般憂時愛國之士，早就提出了這個口號。不過擁兵的大人先生們，充耳不聞罷了。這次雖是舊事重提，可是發動的聲浪，不出自賦閒在野的小百姓，而發自久歷戎行的武裝同志，要算是別開生面罷了。所以總司令們登高一呼，衆山皆應：弄得國府裏手忙腳亂，拍電嘉獎；民衆團體，搖旗吶喊，開會歡迎。——這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武裝同志有了覺悟，能夠自動的裁兵，爲民衆造福。並且四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和

(42)

廣州政分會的主席，都爲着這個問題，聚首北平，把他們的「嘉謨嘉猷」，「儘籌傾盡」，都貢獻出來。——這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交換意見，確定方案，使裁兵的計劃，能夠早日實行。

但是事實上總司令仍天天喊着裁兵的口號，他們的部下，却偏偏插着招兵的旗幟。據報紙上的記載，什麼任邱，高陽，保定，海甸，天橋等處，總是照常插着招兵的旗幟；聽說他們不但是招兵，有時還強迫地徵兵。謂爲地理遼闊，總司令的命令還沒有達到麼？可是天橋海甸，「天威咫尺」，怎會裝聾作啞呢？謂爲補充戰傷的缺額，並非有意招募新兵麼；可是中央的命令，早已禁止補充缺額，怎能知法犯法呢？由前之說，叫做「陽奉陰違」；由後之說，叫做「明知故犯」；予以批評，是爲「野性難馴」；律以軍法，都是「罪不容於死」。

——但這是我先前的，陳腐的意見，最近讀了大公報的不得已而招兵，才知道他們招兵的苦衷，原來是因爲部隊的缺額太多，分發給養時，不好計算；並且國家有一分給養，當有一分兵，不要把缺額虛糜國家的給養；——這實在是「不得已而招兵」。哈哈！在下一向只聽得「不得已而革命」，不知道原來還有「不得已而招兵」，這真是無獨有偶了。革命的青年呵！你們不要忘了「不得已而革命」，更不要忘了「不得已而招兵」呀！

饑 餓 者

若 狂

我正坐着冥想，癡着前望，糊模地，茫渺地，黃黃地。

猛得一種暗示，雖然也一樣不明不清，但我就一直馳進黃金的大氣裏。倉皇四望，汗微流的。

藍衣人顛倒地下，頭倚着枯竹籬。于是我又向他奔去。

他有參白的頭髮，呆直的眼睛，黃瘦的臉兒，微弱的喘息，斷續的呻吟和戰慄的軀體；另外，這是他的一切，一件干淨的藍長衣。

旁邊的人們向他詢問；他才費了週身的力量，沒氣地，簡單地訴說禱祈：——

「三天沒飯吃了，」三隻顫抖的手指比一比，兩手一攤一搥，一聲嘆氣，「請給我清水
一滴滴！」

接着他舉起食指，劃了劃凹陷的左頰，頭低垂眼睛望地。

但我好像奇怪非常：他爲甚只有清水的祈企；爲甚劃了劃他左頰的臉皮？

水從隻油的手送到，隻枯顫的手接去，淋漓地潑了他一衣裾。

(43)

跟着又來了化的冷飯，加上紅的血液。

碗丟在地上，枯焦的手粘着飯粒，嘴低下舐。

一聲「謝謝」當話頭，他爲問他的人略敘他的境遇——但含糊的，不願的，吞吐的。聲音拖長的。

「那是爲着我的兒子——啊，早該灰心了，聽我親家的話也就好了！」

「家裏的媳婦整天的哭——她真是個好媳婦，從來不會淘氣，并有一對兒女。

「聽我親家的話也就好了，但可憐我的媳婦，不死心才出來空跑這一場！」

「三月前了——三月底。帶着五十三塊錢，上杭州去。

「啊，我的兒子，今年四十七。去年九月底，軍隊把他拉去當挑夫，一去就消息。

「找來找去，那裏找得一個影兒！」

「錢用完了，真是丟臉，當已當光，賣又賣光，求又求來，討又討不出！」說着又劃了劃臉頰皮。」

「怕要哭死我的媳婦，怕見我的媳婦：人已不敢回去；信也不敢寫去。

「真是，啊，聽我親家的話，不出門也就好了！偏是我過意不去，還有甚麼話說！」

「得要到濟南我才有生命；那裏有我的親戚。請告訴我，該從那裏跑去，東或西？」他的需要，我了悟了似的，手伸進口袋裏，但掏出的只是一些空氣。

顫動的藍影漸漸他移，面前是茅竹層層密密，我真不明白這是甚麼用意，也許是黃牆的外藩籬。

點綴宇宙嗎？沒有的道理。

聽背後像是人的喘氣吁噓，也像是笑話吱吱，回頭一瞧是些少女。

是些少女，是些少女！粉的臉，色的脣，醉迷的眼睛，綢緞的身體。

自己問着自己：「該從那裏奔去，東或西？」

唉，看到了人體的顫抖；可不會看到人心的戰栗！我能不惶恐而遲疑？！我將一翻天地，找他一找，但該從那裏找起，東或西？

十七，八，九日寫于上海。